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安置內廡所以療護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諸葛瑾使蜀或人謂瑾與劉備相通權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信吾猶吾之不負子瑜矣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信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謀**

善本作志

**士咸得肆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洪規遠略固**

**不厭**

善曰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故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十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

**夫區區者也**

善曰肆用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向曰遑暇也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

**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

如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謙不足也善曰漢書文帝曰

**爰及中**

**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

善本作粗脩字

**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為政矣**

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地方幾萬里帶**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

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銑曰練謂習戰事

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

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

其封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

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向曰御理也善曰陳琳為曹

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舍卒論語敦率遺典勤

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

則可善本有也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善曰左氏傳北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

之育口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何則其郊

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長轂兵

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眾無施

用也善曰詩曰元舳舻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胡滅切翰曰軸艦舳也艦戰舳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善曰漢書

曰目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前頭刺櫂

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

勢亦然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

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

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

天子摠群議善本作為攻宋機械而咨之大司馬陸

為攻宋機械善本為

公善本更有公字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

可遏之理銑曰天子謂權也摠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過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

派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

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

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銑曰言

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就敵之人而不成列天贊我也逮步闡之亂

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弊以誘群蠻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

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

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

江東下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已亡機仁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矣要

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公善曰雲翔言眾也戰國策頃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扶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陸公以偏師三萬

北據東坑苦衡切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善曰東坑

阮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踬於跡待

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并

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遁逃也喪矣師眾也太半言疆半也銑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羣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

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亂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職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善曰孟子曰言陸抗之謀豈欺我哉

自是烽燧罕警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善曰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公沒而潛謀兆吳豐深而六師駭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

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眾未能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

之難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少也向時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謂蜀魏也善曰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

殄瘁不其然與銜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

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向曰立謂大立徑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善曰周易革卦之辭

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由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特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

孫卿所謂捨善本作舍字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州

之氓善本作萌字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齊曰

荆楊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劉利之器

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

禍遘善本有者字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

之者失謂在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

先帝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

和寬冲以誘俊又善本作人字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

愛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人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

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至於上上下下和而君曰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善曰孝經鉤命安

曰天有顧眄之義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

麥秀無悲艸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向曰言人君能使上

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

將朝周過艸故都見麥秀漸漸曰父丹之國宗廟社稷無所立也乃

志動心悲周大夫行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若艸

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

將朝周過艸之故處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

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

曰黍離閔宗周也尚大夫行役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四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事也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後聖

也垂基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

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自秦漢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

之敝行而不改也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

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

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得失成

敗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是以其

詳可得而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翰曰曠遠也善

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

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濟曰天子任重

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立建五長所以引

其制也良曰五長即五等也善曰於是乎立其封疆之

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

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

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判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

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向曰宗

漢所謂磐石之宗也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翰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

力者欲柔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濟曰是人

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安

上在乎善本作悅下為己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故易曰

悅以使人人善本作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之利無也字銑曰



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 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之者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是以分天下以

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

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

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翰

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

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

思遠 故諸侯饗 善本作 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

祚 善本有矣字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 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

侯之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

請也 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良曰九

可使南面言任諸侯治之也 乃辨九服之國也 上之子愛於世乎生下之體信於

也 善曰周書曰 是乎結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已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善曰

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

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 世治足以敦風道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衰足以御暴 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

故疆毅 之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疆暴也 故疆毅

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 善本作 無所寄

霸王之志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

則天子皆安也 善曰 王尊賴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則圖身之本 壁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濟曰言諸

羣后諸侯也 則國安圖身則主尊 壁猶眾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

徧故網通矣相通也 善曰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

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  
春秋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相通也  
**四體辭難而心**

**旂與獲又** 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旂肯也心背以喻  
天子也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

之國獲安也 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旂亦喻王室  
也論語文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旂  
蓋 善本無三

**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聖末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  
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

者誤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  
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

武帝策詔曰屬統 夫盛衰隆敝 善本從  
垂業廢興何如 理所固有教之

**廢興繫乎其人**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  
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 善曰

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愿

**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  
明暗不常 善曰言法不

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  
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妖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

作法於涼其弊猶 故世及之制敝 善本從  
貪杜預曰涼薄也 於疆禦厚下

**之典漏於末折**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疆禦而難制謂其  
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

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折也周書曰  
漏失也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禦而難制也毛詩

曰曾是疆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書曰  
剝上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六城何如對曰鄭京

標實殺曼伯宋蕭亭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侵弱之釁 善本作  
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豐字

**邁自三季** 翰曰邁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  
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 善曰言

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  
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

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 陵夷之禍終于七  
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雄** 翰曰陵夷謂頽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  
頽毀終于此時也 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 昔者成湯親昭夏后之鑒  
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  
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 善曰

夏后之鑒即躬鑒也毛詩曰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

也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

之體善本作禮字不革于時封畝之制有隆焉爾者銑

單改也畝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

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畝所以一

之也小雅曰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成湯周

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

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善曰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

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善本

字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

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

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

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王

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未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是以經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

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字良曰是以理國之初

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

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善曰毛詩曰經

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逵國故國憂

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賴其釋位王弱憑其翼戴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

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夫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善曰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

翼戴天子及承善本有積其敝善本敝上無其王室遂

加之以恭甲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

定王王室遂卑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

各位不同班固漢書叙者豈非置執使之然歟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

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

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立論語注曰

也

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

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  
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六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

善曰言懲周以弱見  
奪自矜以力滅周也  
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翰曰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君牟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公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此陰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

子以為此也况其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亦如  
用斧斷其所庇陰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

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弃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  
傳宋昭公將去君牟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  
君乎此說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西貢遠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

善本作  
猶字  
饗其利王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

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國語曰晉國  
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王憂臣辱

雖速亡趣亂不必  
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

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遠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  
揭毛萇曰顛沛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

之敗也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本作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

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濟曰競彊也善曰左氏傳鄭石象謂子囊曰今楚

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國之令主

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三楊雄連珠曰然

片言勤王諸侯必應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

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善  
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  
自美也言齊桓公自美已彊也善曰公羊傳曰葵丘會齊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  
故彊晉收其請

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禮也收用也圖謀也定王使王孫其浦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馬頃猶發也此二君並示盛欲偏尚而取天下  
善曰左氏傳晉侯

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一土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三千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

**號澤哉**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闕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

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蕪西大澤

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敝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

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善曰曩日謂土山明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

**侯王**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

謂矯枉過其王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

曰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

特式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親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善注同**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甘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翰曰勢

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

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璧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

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立入匈奴

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

**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濟曰皇祖謂高祖也夷傷也黔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

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言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傷故云夷於黔徒也吳楚反景帝使袁盎使於吳吳王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孝景帝病之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

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譽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益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祭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善曰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為侯而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臣皆外顧迎代王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長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今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王乃之長安即皇帝位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王勿疑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疑也

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濞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銑曰漢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也

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

**遺轍養喪家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

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侯不亦宜乎

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卒**

**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

而成

**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

言一夫為亂而城地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也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 命謂棄

叛王命為逆也于亂也七臣一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

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國邊伯之宮近於

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亡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能使狄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鄭處于汜杜

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于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

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

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閻

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

**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鉦** 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

征 **盪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盪鼓

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

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

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

也覃延也晏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

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善曰毛詩曰覃及思方毛萇曰覃延也難

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向曰故

命謂棄

莊王生子

頹

石速士

杜預曰

景王崩

莊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景王

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

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暫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 善曰階闈暫擾謂王莽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也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

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然周以之存漢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

之志歟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眾以正天子

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

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 中

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善曰漢書張傳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敬謂燕將曰合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雖復時有

鳩合同志以謀王室 銑曰鳩集也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

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 然上非奧主

下皆市人 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善曰漢書曰

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有寵 師

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翰曰師旅兵眾也 班次也言下皆市

人故兵眾悉散則無鬪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 善本 之禍 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 善曰文

善曰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善曰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善曰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善曰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



子曰用兵有五誅謂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善曰漢書曰莽聞翟

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昏王

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

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

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翰曰千里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

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

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遍相防制故無所容何

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本從心翰

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善曰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弼魯官之吏以貨准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

羣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安在其不亂哉

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且要

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

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企及進

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逐鴈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

曰忠信者所以自為  
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也  
言少能及此事也  
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  
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  
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  
夫進取

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  
良曰銳利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  
銳猶疾也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濟曰憚懼也  
言衆皆為之故不懼也

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己  
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  
善本有也字  
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銑曰後嗣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屋  
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音構  
為上無苟且之

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  
膠固謂也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  
向曰言使諸郡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警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警兩然則探  
善本照八代之制幾可以

一理貫  
良曰八代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  
善曰八代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秦漢之典殆可以一

言蔽矣  
濟曰秦弃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大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辨命論一首  
并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孝

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辨命論一首  
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辨命論一首  
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

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遠巡一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向曰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

曰主上謂梁武帝也如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展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

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逢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銑曰赤墀天子所居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

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本無爾字翰曰天旨謂

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

才英博亮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

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

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而官止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書歷近乎卜祝之間也

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史記曰司

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有

善本有善人何如哉然則字高才而無貴仕號饕餮而居大

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天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偵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故性命之道

窮通之數天闕葛

鳥紛綸莫知其辨良曰天謂年壽不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所論之者甚多也善曰家語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

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天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蕤鄭玄儀禮注曰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辯別也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至

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善曰七略鷓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鷓冠故曰鷓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誹謔交喧

善本作 咋阻異端斯起銑曰誹謔喧也謂言語喧擊不定貌

可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譎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譎音詡索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濟曰李蕭遠作根而不通其條流也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已故云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已論言吉凶由已故云未詳其本

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汜兮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

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銑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所以然也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齊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

**而非其力**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善曰周易

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叔連曰蘓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

沉浮交錯庶類混成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

**之志** 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善曰老子曰亭毒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

呂相曰芟夷我農 **墜之深淵** 善本作泉 非其怒升之霄

**漢非其悅** 翰曰墜淵謂鱗介之屬也升霄謂羽翼類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

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

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太平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

**一化而不易**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

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 **化而不易** 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

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良曰真昧

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鬼**

**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

能預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

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

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 **短則不可緩** 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前漏**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

之間長者又不可今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筴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

**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銑曰放勳堯也浩浩襄陵謂洪水也天乙湯也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文公噍其尾宣尼絕其糧**

胡載噍其尾噍踏也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且有聖德諡曰文毛詩曰狼跋其尾公也狼跋其胡載噍其尾毛萇曰躑躅也躑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也顏

**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音以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

采之芣芣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芣芣澤寫也芣芣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芣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叔媛婦人也伯夷叔齊隱於首陽

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子輿孟軻字也魯平公欲造孟子之所平公嬖人臧倉毀之或人來告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何能使吾不遇乎訴毀也善曰崔璋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庶見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剋告君將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是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

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

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向曰伍員吳賢臣也吳王不用其言乃賜死以鴟夷

之革浮其屍於江中三閭大夫謂屈原也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銑曰賈大夫

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者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君山鴻漸鍛

殺

羽儀於高

雲

向曰桓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子使其決讞書譚曰臣不識讞書上怒欲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安太守在道病而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偏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讞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讞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

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

從弟書曰弋高雲之鳥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

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

通少有個儻之志漢明帝以為才過其實抑而不用鳳起喻賢德也

摧迅翻謂帝不用也鳳鳥濯羽弱水暮宿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廩失

志以事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濟曰上之所迷聖賢遭其時難或有

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善曰韓詩近世有

沛國劉瓛

桓

瓛弟璉

津

竝一時秀士也

良曰近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

疾卒瓛弟璉字子璩方軌正且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敬君

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行

向曰揚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故時之諸儒謂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璉則志烈秋霜心貞良玉亭亭高

又禮記有儒行篇

又禮記有儒行篇

竦不雜風塵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

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岌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

天地

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

向曰殂落死也兩賢則獻璉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 善

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之玉質金相英旄

秀逢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

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韞謂懷藏也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弃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倏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

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翰曰

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道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善曰楚辭曰

願徽幸而有待兮宿莽與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曰將至今與麋鹿同坑檟蜀文曰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之與殤子

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阜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大者也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阜阜曰與與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彭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

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大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善曰猗頓已見過

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

來弔曰何以為謐妻曰以康為謐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

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謐為康哉淮南子曰不

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讎麋推頰廣顏色如洛楮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翰曰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



託宿於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其斯之謂矣

義者也然體命善本作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

先號而善本無而字後笑或始吉而善本無而字終凶或不

召自來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

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善本作密微寂寥

忽恍忽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銑曰忽恍不明貌

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微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鶻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比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鈍不可以一途驗筆琴不

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闢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

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必

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道也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謂天王之冕旒任

百官以司職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

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

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

此焉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

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

人之所以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善本作龍字亂在

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銑曰龍躍謂欲

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

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

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善曰成湯武王也周

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鉅宮有

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

三神曰予既沉清躬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

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

禹相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相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紵也漢書夏侯勝曰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子云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有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由已也善曰莊子曰夫藏用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受天道走昧者不知也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請陳其梗槩古代切善曰東京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也

**夫靡顏膩理哆**昌**嚙**許**頰**子**頰**烏**形之異也**  
銑曰美顏膩理好貌也哆嚙張口不正也頰頰阜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視視臨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嚙濛濛施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為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於澤澤曰先生雖頰感羈朝秀晨

**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安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道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二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

**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犀曰角帝王之表**向曰額有龍犀入鬚額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同

**龜文公侯之相也**翰曰日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取子曰夫子適周見其長引其引

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降穎是黃帝之形貌也  
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張裕善相術每窺鏡視面自知刑死也濟曰楚恭王有子五人無  
嫡以立之乃祈神請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密以璧理致於祭所之  
庭令諸子當壁而拜者神所以立也而諸子皆遠之平王弱抱入而  
拜之拜處皆壓於壁之紐紐壁上阜也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  
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平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  
無冢適有龍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  
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  
理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入

再拜皆厭紐也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欽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者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  
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向曰漢

**鬱興主之瑞**  
高祖時送徒鄠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  
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  
如蓋也鬱氣盛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夢意感生朱宣宋均口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  
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

曰丹書畫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

**渙汗於後葉**  
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  
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驅

**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  
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  
宮也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  
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  
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平冥莫

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空桑之里變成**  
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兒於  
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

**涿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善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言項  
羽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  
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國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又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  
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果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  
故言化為魚鼈也善本注同

**楚師屠漢卒睢**  
惟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如

善本作雷震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言項  
羽殺漢兵於睢水之上睢水為之

不流蓋死者填之也 翰曰秦將白起坑趙降兵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碎東雅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萌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元善本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也琬琰玉也零落也

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頤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元禦也善

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萸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或曰明月之

珠不能與類夏后之璜不能與考銑曰類瑕也璜美玉也考猶不平也

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與考明月之珠不能與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類也文崔駰因死善本作

於縣長長卿善本在卒於園令翰曰崔駰為長岑今

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寶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

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

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死

露其為詬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

五鼎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銑曰詬病也翰曰主父偃後

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

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刀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居下榮天子擢引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遂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引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取也

**電照風行聲**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善曰

**夫虎嘯風** 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馳龍興雲屬** 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善曰淮南子

**故重華立而元凱外辛受生而飛廉進** 銑

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八元八凱也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讒臣也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暭精鉞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伯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

**然則天下** 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善人少惡人多闇于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

**梟鸞不接翼** 濟曰薰香草也菴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

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小庸君多杜鵑弔比干文曰闇主之任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土夷南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語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是** 是

**武於雲臺之上仲** 武

**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良曰渾敦構枘不才子也踵武

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

方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噫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佞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構枘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賢達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

**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

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也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冥安鳩毒良曰信心懷惡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

傳管敬仲曰冥安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向

上淫曰蒸下淫曰報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

比於狼戾曾何足喻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風於青

丘之野誅鑿齒於疇華之澤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襄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

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清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銑曰金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發以為叛逆也謂劉聰

之徒也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

萋曰極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同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

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

都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

竊名號於中縣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與三皇競其氓善本作黎五

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

熾充牣神州良曰物滿也神州中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虛賦曰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入其

蔽六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逼以及於此也汨亂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

蔽六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逼以及於此也汨亂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

禍福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

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

善曰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本有也字善曰栢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

結 中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

明又心不愚暗結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

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結止也胡

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是以素絲無怕

互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怕

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

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

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楚穆

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良曰楚穆王成王于也初

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

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仲

由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

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令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攄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

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也字或以鬼神害

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三言

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服眩除心腹之疾

置於服眩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

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翰

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而四海雲

來千里雨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

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

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

雨至也若使善本作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向曰謂宋公躬

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洽合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

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

也合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魯

也并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間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令門高大

今得駟馬高蓋出入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

下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母見其

刑罰多乃謂延年曰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爲人父母意哉我當

老矣不忍見汝被戮我東歸掃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敗

而被誅也善曰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

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執囚毋大驪車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

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爲脩善

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報若

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

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庭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

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翰曰婉柔也濟曰河

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又見卷之四



漢無有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三命以窮性靈 向曰聖

性靈也怠懶窮至也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積善餘慶

立教也 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

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鳳鳥不至三命也 銑曰孔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鳳鳥不至三命也 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 今以善

有其 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 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

可及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蟬遊渠路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

卷 濟曰荆昭楚昭王也 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此妖異

也楚人讀移於令尹士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是

則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

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

今五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

天諸有罪受罰又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 良曰周宣王大旱

焉移之遂弗崇 祈雨罄盡珪璧於 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

也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千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勛堯也華舜也言千公立德

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 延年殘

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善曰勛華已見上文 向曰獷惡也嚴延

獷 未甚東陵之酷暴 善本無暴字 向曰獷惡也嚴延

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善曰說

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 善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

世其善不改也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故善人為

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夫食稻

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 夫食稻

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

梁進芻楚衣狐貉鶴襲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

曰齊地織作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

小人善本作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

所必須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

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

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

智力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

神器有命不可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

不感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

其神向曰夏大屋也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

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

屈善本作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

充訕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豈有

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翰曰史公司馬遷也董相董仲舒

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

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四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布破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

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

言

又選五十五卷



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終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虎虎文如雕畫善曰欲明交道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草蟲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

網因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

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

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唐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

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是以王陽登則

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韓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

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感共之善曰此明良朋

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

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

惟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芷道協善本膠

漆志婉孌轉力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孌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則言香蘭芷

道合膠漆則志順填篴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昔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氤鬱酷烈

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

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填篴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

玉書玉謀盤而刻鐘鼎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

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列文名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

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大公

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濟曰匠石見巧

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至盡而鼻不傷後巧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

又見子產

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  
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  
人墜壘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壘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良曰范式與張邵為友邵卒乃  
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柩不進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  
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  
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  
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書即至暝夜即逢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  
元伯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  
而柩不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毋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  
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  
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暝夜徹旦彪曰  
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  
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

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煙霏雨散衆  
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  
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而朱益州

汨骨彛敘粵謨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

鷹鷗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銑曰汨  
亂彛常

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鷗鷗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娘  
此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  
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  
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  
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昭絕交游司馬遷  
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鷗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鷗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  
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  
長楊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覩鴻鴈雲飛向曰听突貌循絃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

撫琴循絃不逢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

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

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

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無以手按

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

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馬王曰不可夫時有燥

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

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

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

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闡

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驤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

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

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

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

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汗鄭玄曰

汗猶殺也

日月聯璧贊疊疊鬼之引致雲飛雷

薄

善本

作雷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薄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良曰日月

平時疊疊微妙也引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

而至順也言意也九成詔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

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詔樂之美也玄珠

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

交論得矯時之理也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引致道衰則顯棣華

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王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

妙曲合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

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

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編其反而何晏曰

地遺其玄珠乃使罔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至夫組織

仁義琢磨道德歡

善本作

其愉樂恤其陵夷

翰曰組

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慶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妻小交歷萬古而一遇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淪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難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欵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名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遇

難逢之甚也 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鋒刀

之末 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偽僉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谷實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士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天之遠惑葛藟集曰藟以毛羽之身

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為驚雷駭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

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吐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楮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然 善本有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 角 言其略有五

術焉 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翰曰董賢



憲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

恣日積實憲已見范曄官者論 雕刻百工鑪捶靡萬物

吐漱興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

海疊其燠灼 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

使九州之人四海之上皆懼其威風之盛也登疊謂懼燠灼猶威也

善曰覆載天地刻離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志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摶

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兩雅曰登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

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

燠灼四方 靡不望影皇奔藉響川鴛雞人始唱鶴

震耀都鄙 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 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

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吉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兒已見辯命論范

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墮 許惟切善 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佞 善本作 荆卿湛 宗族 是日勢

交其流一也 齊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

物曰恂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

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杖於踵趙

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臆肝膽李願詩曰焦脾枯肝抽

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

將 善本作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閤 汗而鳴鍾 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

至巨萬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

况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

鍾閉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

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則有窮

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士字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鳧躍颭香鱗萃分鴈鴛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異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

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

尊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踊躍颭香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

夜女相與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當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弃逐於秦

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辛庶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剡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

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颭香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

君稻梁說文曰笋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現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歷銜恩遇進款誠隆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

謂財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謙

善本作宴字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搢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謙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

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偷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安喜范曄後漢

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

危言要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頌頤蹠將頤蹠六頤涕唾流沫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濟曰蔡澤頤蹠頤蹠涕唾流沫西揖疆秦之相而奪其位

時也。頽貌。頽，頽也。頽，臯也。莊子曰：惠施六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頽，頽，頽也。謂也。善曰：解朝曰：蔡澤頽，頽，頽也。王褒為碧雞頽，頽，頽也。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豈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頽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割割碧雞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用某也。敘濕燠。善本作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拍榮辱定其一言。良曰：溫煖煖也。惡不苦感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今名叅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曰：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曰：見頽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口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拍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於口，又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入迫於雲閣攀其鱗翼。山

哥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談交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紉謂衣羅

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西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

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

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

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

與三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主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

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

之餘論。說文曰：駟，牝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

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陽舒陰慘生民

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眇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

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

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丞宴問子

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明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實子于懷實致

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

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受其所斯則斷金苗於湫小隘列頸起於

近悲其所鄉者乎

苦蓋胡臘切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列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秋濼置壘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

數戎子駒支曰乃

祖吾雖被苦蓋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楚奔吳陳張困

奉立趙也善曰言宰嚭由伍負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

說文曰濯浼也毛萇詩曰漑漑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糜之好爵同

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

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

以駘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

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闔

廬問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請吳

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譏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零吳子使太宰

倫字

善本作

如父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也

善本作

倫字

善本作

如父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也

善本作

倫字

善本作

如父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也

善本作

倫字

善本作

如父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

也

善本作

倫字

善本作

二

文

卷

五

十五

卷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貢織纘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纘以俟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晉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會史之行錯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舒向金玉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瞭然曜世也

**淵海知雲黼黻河漢**  
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互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告口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濟曰雖有顏荆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一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見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大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秘舍司馬隸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王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若衡重錙銖續微**

**影撇**  
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續飛自喻微有氣勢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躄為盜跋扈於南楚巨猾亂也盜躄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雅野跋扈東陵盜躄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問豐躄其略切

**為匍匐四透地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

便辟  
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躄盜躄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透地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地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

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躄盜躄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透地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地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闕侯亦貴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鏡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筓以裏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篚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谷賓戲曰鏡思毫芒之內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古彌南故相譚壁言之於闕

蘭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闕闡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且故凍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

則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以前榮而後

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

泰循環翻覆迭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覆迭疾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此則徇善本作利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未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譚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先傳所以為凶隙於未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譚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博有隙也至丞相與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善本無因此五交是

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釁

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

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著三釁也濟曰陷沒也

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善曰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古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良曰梗病尤過也

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櫛楚杖也昌當也百美

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

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

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

焉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近世有樂安任

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言哉言乎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上

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官之長皆名譽也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

文章之美也方竝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

與許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

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

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

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見一善則肝**肝**衡扼腕**烏**遇一才**

**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無粉**朱紫由其月旦**

向曰肝衡鵠視貌扼提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肝衡已見魏都賦搯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主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具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

評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

**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外闕里之堂入其奧隅**

**謂登龍門之阪**濟曰輜輶華車也輶車軸頭也闕城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尺奧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

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素紹賓客所歸輜輶比穀填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綿茵之塗士車輶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以其容接者名為龍門

**至於顧盼**

**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良曰所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驎駕鹽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票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說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於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騏驎服鹽**

**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騏驎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

**被僕也**前被剪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舊儀曰以丹漆

**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金日本作惠莊



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

角哀佐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

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

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

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 及暝自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

懸門罕漬酒之彥培矣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暝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

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絲漬酒

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

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

之謁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

夫差冥目東粵楚詞曰歸骸售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

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釋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

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

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

以雞置前醪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貌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嶺之

地 向曰藜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山嶺

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曹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

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

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奇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

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柱今言大海

之南者蓋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

向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目止而賜之酣畢而送以璧成

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曰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

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

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

泣之仁邱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

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

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十解鳥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  
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邠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  
轅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  
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  
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轅臣死之成  
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嶮巖宜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曰漸絕良曰嗚呼歎辭嶮巖薄也言到治一何至此

二山不足此此人之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

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燕穢而嶮巖王逸曰嶮巖猶顛危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

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

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別表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

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雰濁吟前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治者信可恥

畏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

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

曰高山崔魏兮水湯湯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

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獨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演連珠**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其文體辭麗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

合於古詩調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

可悅故謂

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

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

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巨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

冲虛也曰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

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  
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劉曰天地  
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  
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  
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  
書曰冲虛也鄭玄考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  
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  
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錯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錯以成其歲  
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  
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  
繼節而俱齊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  
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  
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劉曰三才理通極舍不異天地既然人  
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響  
辨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  
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

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鍾衡必折所鑿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 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 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切濫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倉

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  
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  
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  
不有故云躬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王之興非天地特為生  
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  
貫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  
德滿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  
者也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  
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  
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  
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  
雞神於蜀是也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  
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  
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所謂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

舉於龍  
雅之表

臣聞祿施

善本作  
放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

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

善本作  
弊字

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  
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

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  
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  
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劉曰寵  
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相  
季孫微矣孔安國曰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  
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  
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  
矣靈輝曰也覲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

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同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眎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野顛也

幣帛也洗渭或去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或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燕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去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帝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貴由曰沒何不隱以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聾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說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向曰此章明聖人

以威儀也鑿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失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

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影字乘馬班如

不較太山之陰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媼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媼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无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无堂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音才於身者候時而

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

由明玉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

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無繞梁以盡

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破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

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无滿

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融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

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劉曰鸞鶴能飛不假風力鳴鶴夜見豈藉

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

鸞巢於高掄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鳴鶴夜撮蚤察毫末晝

出頭日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

曰鳴鶴謂之老菟鶴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殞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晉

目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殞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劉曰夫黜尸以明誅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殞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殞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且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即璞蒙垢不能吐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象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

比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君目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

勅王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于尸子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作生字於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灰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曰香以燭

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上林賦曰酷烈芬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揚善本門之哭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

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

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

規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

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

於揚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

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較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

效於斯者也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

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

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踏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諫

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理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

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

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畫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

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日勿流乘風載響則音微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流銑曰此榮名緣時而顯章明賢

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

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劉

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

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

畫器者不堪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



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鑛燧吐火以續暘谷

善本作湯谷

之曷揮翽生風

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

助洪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鑛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鑛燧取火

揮翽生風亦能續白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

曰後飛廉徙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以

善本作故字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貴賤

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去桑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

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

善本作貫字

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

而庶伶倫之察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

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

擊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

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

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二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

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

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熒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亦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共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芒刀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平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

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厚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薄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情但以照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景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言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 丹王踐位則曰儷其情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呂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

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也二呂謂費無極鄢將帥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目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呂也 劉曰凶邪亂正亦言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帥也巳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北

善本作百字

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銑曰

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曲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楊雄女界客難曰二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予子曰西子

蒙不繫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率乎時者非克己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蠶童昏之心德表

善本

有生

民倫

不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

以力移也勗勉勸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詰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

善本作照字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 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環也檢猶分也揆度

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口趙歧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目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竝質不能共其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  
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

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  
司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  
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  
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目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陵善本作  
凌字霄之節厲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  
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

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  
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  
曰避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避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  
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目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相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  
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

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人也黎眾也時雍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天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  
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眾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  
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  
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  
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  
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也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  
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地指撥謂  
躬也毛詩曰立王栢撥毛萇曰立王栢也或者首以密為  
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巨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莫同矇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珉珠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

俱困功偶時而竝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珉珠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日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珉珠成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劉曰運若時來則賢名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丘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巨聞示應於近遠有司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係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曰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至夏立文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舍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

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則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抄也善白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鞞小鼓也夫祝圉鞞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存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言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

之患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足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俎也吞波六魚也此方有無日

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

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閭沒汝寬曰及饋之卑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

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不到燭龍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

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以送聖人

十一

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瞶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

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也波安而反靜止也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係

乎靜則動貞劉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善曰

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是以淫風

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

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上也言人

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

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樵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

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

之化當挾賢上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

也悔當為誨買曾參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二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

走王忘其躡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

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

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其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有何悲也

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

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曰

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

流慟消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弗字應感以其方雖微

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

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

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

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與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  
順也亦猶闇者法繫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劉曰商風  
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  
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術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統曰此章明聖人不任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

即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貫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勿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



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  
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益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栢温薦譙元彦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  
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  
也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 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 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蹟深  
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  
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  
六爻絃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  
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  
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  
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  
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劉  
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  
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  
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索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 善本  
作鹵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  
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擗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暑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疑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善本  
作鹵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  
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擗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暑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疑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

能滂是以逆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

不凋寒木之心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

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滂侵也 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向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滂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滂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解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也形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善本作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居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致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在帝庖義肇經天人爰始夫婦**

**以及君臣** 銑曰庖義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

**家道以正** 善本有而字 **王猷有倫** 向曰猷道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猶允塞猷與猷古字通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濟曰言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善曰周易曰坤至

**婉嫕** 賢淑慎正 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淑慎正**

**位居室**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也 善曰漢書曰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

**施衿結褵** 虞恭中 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饋** 翰曰褵纓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無遺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

**儀式瞻清** 次心 銑曰肅敬儀式用懿美也 善曰儀禮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

**二主易心** 向曰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齊侯衛姬以相

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矯直厲勸也二主楚莊齊桓也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待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

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相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吝**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漢元帝幸虎園以

書曰孝元馮昭儀上辛虎園關獸能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

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

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良曰成

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

未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以割歡

者防慮微遠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

也 善注同

善注同

具月滿則微

翰曰殺滅吳編也

善曰長揚賦曰事罔隆而不

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

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與德如為山之難廢似

發機之易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沐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善曰蔡

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

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

之藻之克念作聖

濟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

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節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

斯義則同衾以疑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同衾夫婦也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

同衾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勿謂幽昧靈鑒

善曰周易曰言行君 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

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

無矜

爾榮天道惡盈

濟曰於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

無

恃爾貴隆隆者墜

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善曰楊

小星式

善本作

彼攸遠

翰曰詩云嗚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

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

曰嗚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

必遂 比心冬蝻斯則繁爾類

善曰毛詩曰蝻斯羽說

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襲黷其

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 專實生慢愛極則

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

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

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則自取尤過善  
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翰曰言為妖治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善曰太公金匱師

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靖恭自思榮顯所**  
期女史斯善本作

**箴敢告庶姬**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竇憲行遂作

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  
善本有車騎將軍

**竇憲**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自皇

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黃亮聖皇登翼王**  
翰曰黃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外為三公使輔

**室**  
王室善曰尚書曰三孤黃亮天地弼余一人登翼謂登輔翼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治兵于朔方**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善曰

**爰該六師**  
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

王乃作大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  
羅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南單于休蘭尸逐侯襲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  
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兵也長轂兵  
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善曰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  
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  
先驅穀梁傳曰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銑曰輜車也言  
長轂五百乘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兵車之衆如雷  
聲也蔽也 善曰漢書楊  
雄河東謂曰奮雷輜雷輜 勒以八陣泣以威神陣一曰  
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  
曰鴈行泣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 善注同 玄甲耀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漉 善本注作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漉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積鹵絕大漠 積石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向曰摠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立神也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大漢之天聲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咨所善本作茲字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鏢舒灼王師兮征荒裔勦凶

虐兮截昨海外翰曰鏢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

眇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竭

銑曰奠邈皆遠也巨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隆高竭也善曰說文曰礪立石也礪與礪同音義曰渠烈切熙帝載

兮振萬世向曰庶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

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銑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譽聲譽也噫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曰氏春秋曰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銑曰臧善也善曰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不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白善曰

淄曖曖內含光

向曰涅黑泥也淄黑免曖曖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善曰論語子

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泥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之徒老氏誠剛彊

濟曰老子云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剛彊者死之徒也善曰老子曰人生

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勝剛強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者久長剛強者先

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體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善曰論語曰

食知足勝不祥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銑曰苟且恒常也善曰三蒼曰苟誠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向曰載隨父伍蜀郡太守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可之乃表上其文晉

帝使鑄而記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我我高貌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音波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

南通邛棘

蒲北邛棘通也褒斜谷名也善曰漢書音

高踰嵩華

銑曰嵩華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

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濟曰劔閣言其峯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

窮地之險極路

也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劔戎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之峻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善曰周易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固故遇濁世則逆

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

會平蜀而開之善曰閉白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二田生獻壽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

生謂肯也獻壽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善曰漢書田

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

秦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一人荷戟禹夫越夷起險阻一人荷戈漢夫不能進也

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越難行也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善曰漢書田肯

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

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翰曰喜歎也魏武侯浮

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之

國左洞庭德義不修禹滅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為政不道武王殺之

由此言之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

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

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左氏

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既滅劉氏

銜壁向曰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劉禪王蜀魏使

孫述為導江卒止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

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觀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

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

收

卷

五

六

卷

五

六

卷

五

阿敢告梁益

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神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善曰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倕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者

善本作在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

夏政

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

王月上曰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堯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慧臣克明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底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

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鄰賦曰大啓之心人蒸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

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善曰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

靡託

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躋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

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善曰六韜曰紂

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隨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

民怨神怒左氏傳衆神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又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

提是萬福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

取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

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溥

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於是善本無於是龍飛黑水虎

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於是善本無於是龍飛黑水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

武自雍州刺史舉丘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

止也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

高祖督前鋒二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賊曰龍

飛白水陳孔璋為素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

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脩許昌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宮賦曰曖曖低徊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巫協從人祇響附銚曰旅衆也高祖斬白

武王濟河火流為鳥此並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響附

謂如響應聲也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

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

請振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

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冑人去會稽

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滅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

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

請振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

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冑人去會稽

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滅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

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

請振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

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冑人去會稽

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滅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

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趙充國頌請奮其旅千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

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

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善曰楚辭曰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

鼓未通凶渠泥首良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

以降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引舸連軸巨檻接艦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翰曰引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舡也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

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餘善本作鏃善木者有遺字鏃而字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銑曰折簡謂策書檄

軍書盧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善曰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樊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盧盧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王淮曰盧九之間流溺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

日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武王伐紂遠方皆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武王伐紂遠方皆義兵太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

藩籬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輻日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其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攜金石者難為功摧

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單等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寄盛其漿食迎我師路歧也公昔曰尊

立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備心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上

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霄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似夏氏之附成湯殷

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農不遷

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躬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忌梁德亦猶是也平問也言安撫

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維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躬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躬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

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尹檄重迹而狎至尚書

而尊嚴之度不讐於師放淵默之容

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

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讐失也言梁武雖居軍

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

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

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

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

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曰昔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

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

之聞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

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緹而下尚書曰獨

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擢蜀文曰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

於諸侯人咸喜也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紉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紂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  
指麾而

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

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派大水也言齊

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

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泥濘於

於是仰協三靈府善本從億兆受

華之玉納龍叙之圖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叙受納者言外為天子善曰春秋

收歸曾燕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

靈賦曰大易之始河類帝祖宗光有神異升中以祀

羣望攝袂而朝諸侯

也攝整袂也諸君中國也善曰尚書曰群類于上帝又

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

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

策刑從中典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向衛車觀

南服緩耳西韉反舌劍騎穹廬

之國同川共穴之民善本作人字向曰韉摩也餘皆遠國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瓊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齧空萬里

穰地千都幕南罷鄆河西無警

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額拜也鑿空謂鑿金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郭無警言是清也善曰喻巴蜀文曰文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勝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據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於是治定功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成邇安遠肅志茲鹿駭息此狼顧** 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亦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

**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款關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選集平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田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感秋** 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祖咸秩無文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濟曰言庠序之興靡皆歸之於梁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禮讓為國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 侍天子謂諸蕃質子奉禮讓為國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禮讓為國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

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

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遠國語注曰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故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中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夷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曰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湖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桓子命書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止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志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身髮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

**史書樹闕之夢**

向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蜡事畢出游於闕之上觀則闕也文王自商至程

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也善注同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

齊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一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制銅爵**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冤

**或以布治懸法**

翰曰李尤闕銘曰悉理聽省乃無窮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

榮重也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

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

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向曰浸漸也威夷微

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

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誰耳

目無益章程也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

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

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

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

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

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

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弱也寂寥空靜貌鴻

向曰浸漸也威夷微

觀闕是欺誰耳

周道威夷左氏

司馬相如

不可勝數山

或墓二闕高壯可

此天

宋書曰孝武

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乃命審曲直善本無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

創華闕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

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善曰周禮曰或審

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在

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

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曰順數也明

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

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槩古文臬假借字也

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

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

闕闔論語曰裨謀草創之西都賓

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簇良曰天紀星紀也太簇乃正月律也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

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立枵柱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

次也漢書曰太簇

位於寅在正月也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謂闕也且復也

翰曰盛則崇麗

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

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

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鵲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

物觀雙碣之容民

善本作

識百重之典

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

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

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作範垂訓赫矣

善曰周易曰聖

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

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作範垂訓赫矣

善曰周易曰聖

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

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作範垂訓赫矣

善曰周易曰聖

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

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

**壯乎** 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 善曰郊正釋機曰創制作  
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  
君陳寔誅曰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 濟曰下臣自謂式  
赫矣陳君 其

**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良曰建  
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  
洛咸為帝宅也 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  
帝宅也周禮曰惟王是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洛誥蔡邕祝楔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  
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

**闕是惟舊章** 善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  
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 得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等  
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

**無聞藏書弗紀**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素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等  
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

**興茲雙起**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  
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  
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  
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嚴巖以雙立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善曰  
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  
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 泱日斂而藏之見下句

**哉偃蹇壯矣魏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濟曰偃蹇  
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  
貌也何晏論語注曰魏魏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  
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 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

**布教方顯泱日初輝懸書有** 善曰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  
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泱日而斂之懸書 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附委篋知歸** 善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泱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  
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泱日而斂之懸書 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翰曰鬱屈穹隆壯大貌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

**軒** 翰曰鬱屈穹隆壯大貌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

**軒** 翰曰鬱屈穹隆壯大貌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

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巖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椽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制 善本作字

### 摸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銑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謂取摸法於天地也

### 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

另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

### 永配無疆

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鬱重軒

###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英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刻舛舛乃勅負外郎祖暕治之漏刻成大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 夫自天觀象昏日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 度無准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佳法也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洽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

### 測辰徼

叫

###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

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曰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

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而司歷** 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濟曰司歷主歷之官

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

**而不密**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

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綽之銘空擅岷玉** 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善曰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岷

山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百意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

**有布方冊** 善本作布無彰器用 向曰方冊史書也器用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寶也

**譬彼春華** 同夫海棗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晏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

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亦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伴問晏子對曰亦伴對之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善曰春華言其文麗

海棗其無實答賓戲曰摘藻如養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

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晏問伴問者伴對也

**寧可以軌** 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

曰隱公將如棠觀漁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且今之言漏出自會稽** 翰曰舊

且今之言漏出自會稽

且今之言漏出自會稽

且今之言漏出自會稽

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 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派皆違正法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向曰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後宏舊漢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歲躔閏閏於茂月次姑洗 濟曰在戊曰閏茂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善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

禮變商俗 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利惟賢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銜曰女媧鍊石補天共工與顛絕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釐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顛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池浪也

東風入律青雲于呂至道之應也 金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公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于呂車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竄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車以濟弱水于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 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今十三年矣 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且與辟四門來仁賢 屬傳

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濟曰使可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君繫於此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 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且有尸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 時乖若閉箭異錙銖 銜曰時乖若閉箭異錙銖閉以箭蝮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兩為錙漢書曰二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銑曰天子有日官則新漏刻也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草創已見上文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十四銖為兩也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草創已見上文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草創已見上文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外庫**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天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庭之庫以望之則于地四參以天一濟曰則法也地以四生

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善曰言壺用金而漏建武遺蠹咸

**和餘舛**

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舛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麟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

即上魏五

**金筩方圓**

善本作金

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翰曰金謂壺形方筩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筩納於壺

也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筩則引水者而形圓孫綽漏刻銘曰乃

**革**

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為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日也

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

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

不謬

**圭撮無乖忒紊**

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紊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夫推歷

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

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振饒括切

又

**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

良曰校考運移

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善曰漢書曰

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

也歷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善曰四氣四時之

六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也張倉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

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

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

安寧四氣和為通正後注同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

**煥乎無得**

善本作德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

昔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向曰周禮

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

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善曰周禮蔡氏為量其



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  
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  
此族不在銘典 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

能與坤元等契 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  
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等齊契信也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  
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

萬物資生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  
太公有楹席中机之銘言

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  
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翰曰曾水水名漢  
得鼎於其中昆吾

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善  
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

傳銀書未勒者哉 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  
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擬惡劉人本觀書

乃詔小臣為 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遡乎昭備

其銘曰 向曰此銘字初為辭帝改為銘也 善曰集  
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向曰晦  
之與道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善曰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乃置挈壺是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  
也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

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 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 善曰熙載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仲春日  
夜分鈞衡石角外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外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出道交喪禮術銷亡 良曰時道交錯壘亂故禮法術銷  
散亡滅也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  
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擊刁舛次叢木乖方 曰東方未明顯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  
節也 善曰水火已見上文後注同

爰究爰 銑曰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舛次乖方言失  
常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

爰究爰 懸壺以序聚椽鄭玄曰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爰究爰

爰究爰

爰究爰

度時惟我皇

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方壺外

次圓流內襲

濟曰次敘襲重也方壺體也圓筒體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

級

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

靈虬承

注陰蟲吐噲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翁之善曰孫綽漏刻銘

曰靈蚪吐注陰蟲承瀉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銑曰言微妙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

機發之疾如激電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耳不輟音眼無留

眇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言謂聽漏聲眼不留眇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

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覆薄非兢臨深罔戰

良曰言

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授受靡僣暴降弗爽

掌壺人

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僣也則外降之節不差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也藉田賦曰挈壺掌外降之節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善曰作事可法左氏傳比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月不遁

善本作來日不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曰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素彥伯三國名

曰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合昏暮卷萱莢晨生

濟曰合昏

夜合而明舒莢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夜則日落一葉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翰曰言合昏萱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善曰詩

為帝成歷也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詩

汎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配皇等極為世作

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程也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

程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

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良曰穹天也言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

善也善曰毛詩彼誰謂不痛善本作庸字早世即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善

世史記華陽夫人姊諫夫存亡分流天遂同期銑曰天少

言存亡雖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善曰莊朝聞夕沒

先民所思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思何用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濟曰素旗難帛為之即今之銘旌也

也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

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

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良曰猗

侍中聚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

是謂畢公也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

高封於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翰曰齊

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

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

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

曰伊伯庸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氏王氏也世滋

之末胄也

條葉謂子孫也

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難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

會遭陽

九炎光中矇

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

炎光謂漢也矇暗也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

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

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人於變時雍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曰春秋漢合亭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能同周易曰履道坦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

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

向曰梁曾祖龍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

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暢字叔茂名

或掌

善本作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襲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

五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

天靜民

善本

和皇教遐通

良曰言能使天下安

五典克從

伊君顯考奕世

善本

佐時

翰曰伊惟考父也奕不絕之稱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

臨朔岱庶績咸熙

向曰梁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眾績

其官未詳尚書

君以淑欵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

曰庶績咸熙

廣宣疆記洽聞幽潛微言

齊曰叔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

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

孔叢子莢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

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良曰春華喻繁

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發言可詠下筆

茂也思才思也

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

筆便成無所改定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

銑曰棋局逞巧謂

奔之術也 善曰魏志曰繁觀人圍碁局壞繁為復之碁者不信以  
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  
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皇家不造京室墮顛宰臣專制帝**

**用西遷**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墮顛謂墜落也  
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 善曰毛詩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  
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濟曰阻艱謂遭  
然鳳飛見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繁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善曰魏志曰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  
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  
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善曰盛引之荆州記  
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諫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翰  
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滄誤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翰  
千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善曰列子  
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我師旅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筭謂籌度知其疆  
威也南楚荆州也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  
**武** 向曰或違亂也戎兵也 講武謂將討亂也 **君乃義發筭**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尚霸功投身帝宇** 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三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  
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翰  
斯言為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 善曰斯  
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 **是與伊何響我**

**明德投戈編都** 若 稽穎漢北 銑曰奉上口響編都二縣  
縣稽穎從漢而北歸 善曰漢書南  
郡有編都縣音義曰編音鞭都音若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勳**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  
繁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勳功也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繁為  
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勳**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善曰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  
孟子章指曰乃署祭酒與軍行止酒與之軍中行止也善  
憂國志家

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  
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国百司雋又

銑曰天子准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理也謂雋理  
之人也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国尚書曰雋又在官君以顯

舉秉機省閹音大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閹宮門謂

祭為侍秉執機微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

貂附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濟

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掩藹盛貌善曰劉歆遂初  
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伯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

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

徒光光戎輅善本作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善

作輝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侍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

輝字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祭為侍中  
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塗也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

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韓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祭

吳來歸向王德也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  
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

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

祭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

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向曰翩翩

書王曰病曰臻既彌留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

祭子也善曰蔡邕素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

河泣涕如頽向曰軫車也迄至也謂祭子自魏至南淮迎喪頽

頽如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

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

過也植

植

自言與粲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曰良

友生謂朋友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征行也如何杳忽棄我夙零濟曰奄遽夙早零落也感昔宴會

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敝善本作人命靡常吉

凶異制良曰厲遠也子植自謂也戲為初與粲有戲言敝踏靡無也異制歎粲先死也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

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歡之人孰先隕越翰曰此歡則前宴會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殞越于上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塊素銑曰言何寤榮乃先逝也向曰言與榮

據也素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榮有求仙之言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我

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濟曰植言子之魂神

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善曰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

路天零柩既臻將及善本作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

鳴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靈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轉馬

願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

聲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兩泣交

頸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

不沒達士徇名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善曰莊子曰胥土之

徇名小人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濟

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 揚荊州誄一首

潘安仁良曰揚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熒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

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政教和也善曰左周賴尚

父躬憑太阿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

曰大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也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不永立首未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二銜恨沒世命也

奈何嗚呼哀哉銑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

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躋向曰哲智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

今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敢託旒旗爰作

斯誅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繫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

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擊則其後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

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業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奕世不顯允迪大猷銑曰奕世

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善天贇善本作

曰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獸字



漢德龍戰未分

向曰龍戰喻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獸周德矣周易曰龍

戰于野其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善曰左氏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鳥則擇

木臣亦簡君投心魏

善本

朝策各委身

良曰言肇之祖父漢

末仕於魏朝也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各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曹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躡騰風雲

善曰答賓戲曰振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

枝濟塗跨騰風雲

也善曰潘岳揚筆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蕭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向曰篤厚纂承

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

皆堂矧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

蒸進也言為孝曰進怡怡和順貌善曰弱冠已見上文相譚答揚

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茲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疆

記洽聞

良曰豐多也洽偏也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曰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

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翰曰睇視也毫末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作令

散璞發輝臨軹

止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

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

縣令善曰論語子曰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

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

漢書河內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

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偏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曰侍御

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命

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又卷之六

又卷之六

書侍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泣其任視民如傷

華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泣臨也視人如傷言重人命也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正詳審也善曰尚書周公曰聽參皇曰呂稱侔于張

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茲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

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釋略曰典農中郎將倉盈庾億國富兵

疆

良曰盈滿也使示倉屬十萬曰億倉高實故兵疆也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也

煌煌文后鴻漸首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又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

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用錫土宇膺茲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

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紘公侯之服飾也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魏氏順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蔽與紘古今字同

天聖王

善本作受終

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皇帝廟號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烈烈揚侯實統

禁戎

濟曰烈烈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

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

良曰司主管籥也閭闔洛陽城門言王門籥清淨帝宮以備與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謂督勳勞班命彌崇

勞進封東武伯  
說文曰督察也  
茫茫海岱  
玄化未周  
滔滔江漢  
疆場

**分流**  
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荆州玄化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善曰毛詩

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完及牧**

**荆州**  
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肇而巳東莞縣名荆州肇時為東莞相及荆州刺史也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

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良曰折衝衝突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吳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

**聞善若鶩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

**柔**  
翰曰若鶩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善曰國語楚藍尹盪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鶩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省立矣

**吳夷**

**凶侈偽師畏逼將乘離瓠席卷兩極**  
銑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

為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

席卷於吳也善曰班固高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向曰襄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  
向曰襄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差也善曰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亡論下

**君子之過引曲推**

**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人言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相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翰曰丘隴塋墓也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

**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銑曰祁祁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善曰毛詩曰采芣苢祁祁搢紳先王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

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

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貶黜也言華爵位貶黜退而道

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曰我位孔弗慮弗圖

賤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

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憇而使

大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

誅曰功成化治景命有順

子臺佐楚遺言城郢史魚

諫衛以尸顯政良曰楚子囊遠自伐吳病將死遺言謂子庚

我不能進蘧伯王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側

室足矣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

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志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

伯玉而貴之子瑕退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朝建善本作厥辭夕隕其

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聖主善本嗟悼寵贈衾襚誅德

策勳考終定謚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曰肇薨

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遺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戴侯也善曰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君辟慟

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翰曰孤嗣肇子也疾病寮官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

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余以頑蔽覆露雷陰向曰余岳

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

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則岳父言我進思父之執友更增痛仰追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俯感知已識達之深良曰知己言戴侯知我

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承諱怛涕淚霑襟翰曰諱死

父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遠聞之故云承諱怛悲傷也

善曰楚詞曰泣歔歔而霑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

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 向曰肅侯名暨

康侯名譚也善曰肅侯揚暨也戴侯揚肇也並已見上文康侯揚肇也八歲喪父其母曰 善

無曰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

曰元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

難 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保又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

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摸範矣 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育美也言其軌跡皆用摸法於祖父也善曰曹子建

自試表曰終君以妙年使越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 銑曰舅氏謂鄭表家也言能約儉非薄岳甚以為奇善曰論語子曰回

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非飲食馬馱曰菲薄也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向

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 濟

日止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

之姑余之伉儷焉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善

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往歲卒于 善本作德宮里

翰曰德宮里名善注同喪服同 善本作次綢繆絜月 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

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絜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 善本作

也不幸短命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

者不幸短命死矣

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善本有夏字

五月己亥

善本有卒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

善本作葉字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

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

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

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鈞深

探賾味道研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鈞深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鈞深致遠又曰天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

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翰曰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善注同

子之遘閔曾未亂鬻

遘遇閔病會則也亂毀齒也鬻總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

如彼危根當此

衝風

善本作焱字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向曰颺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

屬亂朝也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清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

弱冠流芳雋聲清劭

音韶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

遷于喬木

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

不絕也

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云法制也罔無肄習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

日慎終如始

濟曰穆知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善曰老子

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爾休爾慤如實在已

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善曰新序曰

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視予猶父不得予子

善本作猶子字善曰論語曰顏

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

岳自喻將老也

朝陰喻仲武盛年也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銑曰死未六十曰短

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寢疾彌留守

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

善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

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善曰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哀哀慈母痛

心疾首

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善曰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驅就寡

人噉噉

曰我噉噉隨而哭之

同生悽悽諸舅

良曰噉噉哭聲同生謂兄弟也悽悽悲傷也善曰莊子

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荆寶挺璞將剖于

和含芳委輝

善本作耀字

毀壁摧柯

翰曰挺出剖破也和下和也含芳謂蘭也委輝謂壁

也皆喻正盛而推毀言死也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

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

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

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

披帙散書屢

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

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

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衣襟也

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塋塚既開

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也言因

其吉而殯也塋塚墓道也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塚也

痛哉

善本

字 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

頽行雲徘徊

翰曰隈曲也頽頽徘徊雲鳥不進貌

臨穴長

善本作

訣撫櫬盡哀

翰曰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棺也

永字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

傳注曰

櫬棺也

嗚呼哀哉

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權折也  
舍曰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孟早作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  
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

善本無掾字

賢良方正徵為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向曰野王縣令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

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濟曰武帝子東

出為南陽王除湛為相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傳于莫頃之選為太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善曰世祖武帝也穀梁傳曰高曰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列也銑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擢材也善曰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

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

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

克明克聖光啟夏政良曰啟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光

其在干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

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昌

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引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又曰由是尚書有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治

亦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充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善曰王隱

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敏系玉振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

如彼隨和發彩派潤如彼錦績列素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

點絢濟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王績繡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

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王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

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績事後素鄭玄曰績畫文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測度也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翰曰徒空也吾生謂湛也論語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

子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善曰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

長逮觀終始向曰逮及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

孝齊閔參濟曰承事也閔閔子騫參曾參並孔子弟子有孝行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

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

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良曰友弟兄弟也琴瑟言聲和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

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言同猶賞爾音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

王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弱冠厲羽儀初升公

弓既招皇輿乃徵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子

舍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

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

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善曰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濟曰允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良曰泱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善曰左氏傳延彼樂都寵子惟王

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謂為南陽王相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惠訓不倦

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視人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也善曰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

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善曰孟子曰德厚受

祿薄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

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班白攜手何歡如之良曰言二人俱鬚髮

班白相攜為歡也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眾實勝寡

人惡雋異俗疵文雅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眾賢者少是眾勝少也時俗憎病雋異文

誰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長沙投賈銑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

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

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為高恥居人下也子乃洗然變色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濟曰洗然迴情猶言承岳之道與時固不同也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

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者之行由已

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兄已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

我匪我求童蒙又曰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執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

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淖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

而能申志也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

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銑曰以用替發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

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謹言忠謀世祖是嘉

先僕儲皇奉轡承華向曰謹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善曰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頰曰謹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先朝

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

命也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我聞積善

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

紀長保天秩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善如何

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曾未知命中

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五十而知命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

以時襲殯不簡器銑曰甚平生頗豪侈甘食美服必極精妙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向曰按

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甚達死

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良曰輅

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

也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立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

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姿

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望

子舊車覽爾遺衣幅被抑失聲迸涕交揮翰曰望

之車所服之衣偃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善曰禮記曰內人

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茶鬻陳仲弓碑

曰巖藪知名非子為慟而慟為誰嗚呼哀哉銑曰慟變

不為慟慟當使誰為之也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

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八之為慟而誰為慟乎日往月

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

我良執向曰襲及疑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善曰毛孫曰適

子之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

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上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

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羗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逆也言縱暴為逆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切蘭羗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自

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

有毒驟失小利向曰王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差

塗炭齊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塗炭也善曰建威喪

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

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車者蓋以十數

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善曰左氏傳韓

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

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剖符專城紆青

拖紫善本作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銑曰剖

符謂剖

墨字

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也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言多也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

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

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向曰鞏更王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善曰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善其不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翰曰據依也長三丈曰雉羣羌

善本作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

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木石將盡樵

蘇乏竭芻蕘罄絕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芻以鐵瑣機關既縱盧會切善而外

焉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芻繫也言以鐵繫也

濊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巖石又曰高

城深壘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

千夫沈滯然礮與礮陳焦之麥柿廢招角之松

良曰礮爇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招屋椽也角屋椽也用能薪

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善本作馬長鳴翰

言資相稱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

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七

壺善本作雷瓶武以偵取之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

深穴坑也壺鋪瓶瓶並器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使聰耳者伏冕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將穿城善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黜鑿也善

穴中者藏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善

善曰崔寔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糴積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穢潛善

氏攻之善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善 濟曰安西善

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善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善

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善

不免虎口哉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善 良曰契書善

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善 善曰漢書音義曰衛 聖朝疇咨善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善

羽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善 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善

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善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善 善本無 十斛考善

評吏兵以檟善 賈 楚之辭連之善 統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善

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數也善 善曰禮記曰夏楚二 大將軍善

物以收其威鄭文曰夏楯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字通 屢抗其疏善

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也言善

寶晉紀曰梁王彤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善

為征西大將軍 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善

忌敦勲效推極善 善本作小疵善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善

善曰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 非所以褒善

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將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善

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將之道 其罪假授其官也善 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 詔書遽許而子善

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善

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 朝廷聞 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善

勇果毅率勵善 善本作厲字 有方固守孤城危偏善 善本獲善



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

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令

追贈牙門將軍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向曰嘉善也寵榮謂贈印綬祠以少牢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塲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齊曰庸用也言清潔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

致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買莫首之讎也良曰肆

留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

行當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善曰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則

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

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語

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翰

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

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昔乘丘之戰縣

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

嘗敗績而今敗績且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

有派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銑曰魯與宋

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

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

中馬非賁父之罪乃誅具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善曰禮記

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

曰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收裏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善本作之誄

之也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而叱之何休

曰手劔持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

之或遺

善本有也字亦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據

書贊曰自孔子後

天子既策

善本作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

舊史之末敢闕其功哉乃作誄曰

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

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

知人不易人不易

善本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善曰史記曰侯嬴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仁學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

奇銑曰西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

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公矣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塘堦不增築焚焚魯羣狄豺虎

競逐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

豺虎之競奔逐也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惓王又啓之

武安之屬競逐於克師魏其車更恣睢許潛跼官寺濟曰恣

貌跼止也官寺客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

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齊萬虓呼闕呼震驚台司良

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沸騰種落扇熾翰曰沸騰交亂起種落郡落也煽熾盛

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旌旗電舒弋林植形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星流飛矢雨集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形未賊為鑪

五斯為一馬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矢如雨已見上文惴惴

而炊負戶以汲象郊之危倒懸之急濟曰言城之危

如倒懸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良曰發謂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

策康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生怒如秋霜稜

威可厲懦夫克壯而沾恩撫循寒士挾續銑曰厲勸懦

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楚子巡而撫之三軍皆

如挾續續縣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

威稜憺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由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比目春蠶蠶大羊阻血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向曰蠶蠶衆多貌犬羊謂賊也阻恃凌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地道

以攻城也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

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

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惓惓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

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善曰王逸

氣游魂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也惟此馬

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剗結以長漚良曰博廣

規剗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漚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

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哉字書曰瞻足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剗

剗也說文曰漚坑也七豔切鍤楚未見烽火以起燭薰戶滿窟摺

浦穴以斂輸曰鍤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鍤刃敦以火薰

也蒲溝切木石匱竭其稈下然馬生空虛矚善曰廣

傲若有餘銑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壘木也其稈薪藁供炊爨

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擱然授兵登埤杜預曰矚

擱然勁忿貌也擱與矚同孔駢薦補衡表曰臨敵有餘矚

為壘盧外切善柿廢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駒

向曰芻繫也柿木札也械戎器壘木之屬也哀哀建威身伏斧櫜悠悠烈將

覆軍零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羗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堪也  
悠悠眾貌言烈將零敗者眾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眾而誅

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庶之疇誰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稭也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

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  
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

致命知方 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  
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

謀長久之道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 善曰蔡邕  
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音模

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我  
由也為之北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

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翰曰我出  
自謂也典

經也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而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宥赦也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  
東京賦曰所謂末學庸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

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

注曰旌 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剪 銑曰甘棠木名邵伯為政西  
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物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矧乃吾子功深疑

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黜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向

也隸私隸也黜少也孰誰也 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

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

至具備眾聽其入五刑之辭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

害能醜正惡直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  
也醜惡斲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善曰鄭玄毛詩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

戢翼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耶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  
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  
自公退食毛萇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

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 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  
穀數十斛也開懷怨小過也言有司

不苟怒小過而深劾其罪狀于何不至有也 善曰方 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 慨慨馬

生破破 郎高致發憤因圍沒而猶眡 至嗚呼哀

哉 銑曰慨慷慨也破破堅也因圍沒也眡憾也言懷此憤怨死而 猶憾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破破堅也力

唐切左氏傳曰荀偃我齊卒視不可哈樂懷 安平出奇破齊

克完 向曰燕攻齊田單保即墨後為奇計却全齊國襄王封為安 平君克完能完全也 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

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緇衣畫以五米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尾 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街枚擊之

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張孟 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運籌危趙獲安 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引水灌趙 城朝夕將陷談乃與韓魏之君謀殺智伯而

趙獲安也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 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

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 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

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是

於帷幄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

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 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

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

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

諫可頌況曰家僕 翰曰頌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况 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 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善曰周

所獲也頌賦也頌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 銑曰剔 也汧督及關中侯故雙龜也三木謂桎械枷也 善曰為督守及關

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 善本 子 共老攜幼巷號街哭 善本作街 號巷哭 嗚呼哀哉 向曰摧

也言同圍者聞敦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

於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 濟

機